

严冰◎著

温病条辨析评

中医古籍出版社



温病条辨析评

严冰 著

中医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温病条辨析评 / 严冰编著. — 北京: 中医古籍出版社, 2007
ISBN 978 - 7 - 80174 - 566 - 8

I. 温... II. 严... III. 温病条辨 - 研究 IV. R25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55577 号

温病条辨析评

严冰 著

责任编辑 伊广谦

封面设计 于天水

出版发行 中医古籍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 (100700)

印 刷 北京金信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 9.625

字 数 241 千字

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0001~3000 册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174 - 566 - 8

定 价 15.00 元

前 言

吴鞠通，名塘，字配珩，江苏淮阴人。生于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年），卒于道光十六年（1836年）。清代著名医学家。著有《温病条辨》、《医医病书》、《吴鞠通医案》等三部医著。其中《温病条辨》是在继承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的基础上，全面、系统、集大成、有创见地论述温病辨证论治的一部专著。《温病条辨》的问世，标志着由吴又可、叶天士等先行者创建的温病理论体系，经过吴公的系统论述，整理提高，已为空前仅有，是一部论述温热病治疗的里程碑式的专著，堪称“羽翼伤寒”之作，被誉为“上为吴又可之诤臣，下导王孟英之先路”。吴鞠通和汉张仲景比肩而立，并为我国中医药史上的两大柱石，故有“伤寒宗仲景，温病有鞠通”之说。张仲景是中医学的泰斗，吴鞠通乃温病学的巨匠，“两相羽翼”。

今值先生诞辰250周年之际，将本人学习《条辨》之千虑一得，撷录先贤及近代有关学说，结合临床经验，集腋成册，聊表对乡贤纪念之忱，名曰《温病条辨析评》。为了弘扬中医学，适应中医学说，尤其是中医急症学说的发展和读者的实际需求，使吴塘的学术思想在防治急性温热性疾病方面，尤其是特超高热方面，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，《析评》结合自己的经验，将《条辨》卷首和一、二、三卷凡265条，逐条分析，析其文意，明其要点，使研读者一览即能领其微旨大义，灵活应用于临床。将温病的发病原因、病种分类、治疗原则，尤其《条辨》强调养阴护津的思想贯穿于治疗温病的始终，以及寒温有别，温病脱却伤寒窠臼自成体系等，都分别作了阐述。将《条辨》三焦辨

证、《伤寒》六经辨证、《温热论》卫气营血辨证有机地连在一起，融为一炉。每卷之首，列有提要，纲目分明，触类旁通。卷末附有三焦证治分类。提要则力求言简意赅，提出是卷讨论的核心问题。如上焦篇主要讨论上焦手太阴肺和手厥阴心包的病变，病在上焦，选方择药随辨证而变。三焦证治分类，将温病分为温热、湿热两类，以类统目，便于应用。为执简驭繁起见，从原书 238 法、204 方中选出常见证 43 条，常用方 60，首分上、中、下三篇，从理法方药四个方面加以论述。并结合临床应用，未加按语，增添新意。本书可供中医、中西医结合临床工作者及大专院校学生学习和临床参考之用。

书中卷四、卷五、卷六不属“条辨”之条，且立论鲜明，易于理解，卷开即得，故未列提要，亦未加“析评”。

书承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、江苏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、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、著名医学家、名中医、恩师周仲瑛教授为之作序，谨致谢意。全国名老中医、著名内儿学家、江苏省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、淮阴市中医药学会名誉会长秦正生主任医师于是书期望甚殷，生前亦为作序。先生已经作古，感铭之心，无日或止。

是书仓卒付梓，意在引玉之砖，敬希海内外贤达多多指正，冰不胜感谢之至！

岁次丁亥荷月鞠通先生同里严冰谨识

序

温病学说，源远流长。从《内经》问世，到汉、晋、隋、唐，乃至宋、金、元、明，从孕育到不断发展，直至清代温病学家辈出，著述如林，从而形成了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温病学说。在诸多论著中，淮阴吴塘上承《内经》之旨，发仲景之未尽，师天士之精义，集多家之论说，去其驳杂，取其精微，参合己见，著《温病条辨》一书，系统地、完整地、有创见地论述了温病的辨证论治规律，创立了三焦辨证学说，为空前所仅有，汇集温病学之大成，现已列为大学学习中医温病学的教材之一。吴鞠通被誉为“上为吴又可之诤臣，下导王孟英之先路”，和汉张仲景比肩而立，成为我国中医药史上的两大柱石，故有“伤寒宗仲景，温病有鞠通”之说，“两相羽翼”，相得益彰。

江苏淮阴鞠通先生同里严冰弟子，在鞠通诞辰 250 周年之际，编著《温病条辨析评》一书。是书将《条辨》逐条分析，析其文意，明其要点；每卷之首列有提纲，纲目分明，触类旁通；卷末列三焦证治分类，将温病分温热、湿热两类，以类统目，便于应用；从理、法、方、药四个方面加以论述，结合临床应用；末加按语，增添新意，富有创新，给人以启迪。

《析评》师承古义，发皇新知，内容丰富，形式新颖，独具特色，是研究中医温病学，切合临床应用和教学参考的一本好书，故乐为之序。

同仲谋

2007. 6. 30

序

温病学说，导源于《内经》，之后虽代有论及，但均未跳出伤寒圈子。直至宋时，朱肱氏出，始谓“麻桂治疗外感热病，宜随证变化，不可墨守陈规”，才奠定了温病学说的初步基础。金刘河间创制双解、凉膈、天水三散，元王安道提出“温病不得混称伤寒”，至是温病学说始从伤寒的范畴内解脱出来。

明汪石山首创“新感温病”，冲破了温病之为“伏邪化热”的传统概念，丰富了温热病发病学的内容。吴又可独具慧眼，提出“温病乃天之戾气，从口鼻传入，治宜疏解分清”。所著《温疫论》，即在今天仍有极大应用价值。余师愚倡导重用石膏，皆对温病学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

逊清一代，对温病学说之研究，可以说是到了极盛阶段。薛生白、叶天士、吴鞠通、王孟英诸贤前后相承，皆有创造，蔚然各成名家。尤其吾淮鞠通先生，学贯今古，识通天人，才似仙，心似佛，根据自己的创见和经验，集大成地采取历代各家对温病学说研究的零金碎玉，用系统的科学的方法，以三焦为经，卫气营血为纬，完成了历史性的伟大巨著——《温病条辨》，使温病从附庸中独立起来，而为后世研究温病学者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大道，厥功之伟，可谓至矣！

严冰同志，少即致志于术，勤于钻研。长游宁蜀，学益进。返里后，余见即觉其不同凡响。尝谓吴公之《条辨》，将温病学说完整化、系统化，诚前所未有的，惜以卷繁条夥，学者颇难记忆；乡贤曹伯玉先生虽将其约为九赋及方歌一卷，然能背诵者，恒不数觐。乃独出心裁，本吴公之三焦为纲，病名为目之论述，提纲挈领，剖析评鹭，名曰《温病条辨析评》，使研读者一览即

能领略其微旨大义，而免于孜孜伏案之苦，即能灵活应用于临床。因此，本书之价值，不但为吴公之功臣，直学者之航海一灯，患温热病者之救星，故乐为之序。

岁次壬申仲秋涟水秦正生识于淮阴石码头六训医庐时年八十有二

原序一

天以五运六气化生万物，不能无过不及之差，于是有六淫之邪，非谓病寒不病温，病温不病寒也。后汉张仲景著《伤寒论》，发明轩岐之奥旨，如日星河岳之丽天地，任百世之钻仰，而义蕴仍未尽也。然其书专为伤寒而设，未尝遍及于六淫也。奈后之医者，以治伤寒之法，应无穷之变，势必至如凿枘之不相入。至明陶节庵《六书》，大改仲景之法，后之学者，苦张之艰深，乐陶之简易，莫不奉为著蔡，而于六淫之邪，混而为一，其死于病者十二三，死于医者十八九，而仲景之说，视如土苴矣。余来京师，获交吴子鞠通，见其治疾，一以仲景为依归，而变化因心，不拘常格，往往神明于法之外，而究不离乎法之中，非有得于仲景之深者不能。久之，乃出所著《温病条辨》七卷，自温而热而暑而湿而燥，一一条分缕析，莫不究其病之所从生，推而至于所终极；其为方也约而精，其为论也闳以肆，俾二千余年之尘雾，豁然一开。昔人谓仲景为轩岐之功臣，鞠通亦仲景之功臣也。余少时颇有志于医，年逾四十，始知其难，乃废然而返。今读鞠通之书，目识心融，若有牖其明而启其秘者，不诚学医者一大快事哉！爰不辞而为之序。

嘉庆辛未四月既望宝应朱彬序

原序二

昔淳于公有言：人之所病，病病多；医之所病，病方少。夫病多而方少，未有甚于温病者矣！何也？六气之中，君相二火无论已，风湿与燥，无不兼温，惟寒水与温相反，然伤寒者必病热，天下之病，孰有多于温病者乎？方书始于仲景，仲景之书专论伤寒，此六气中之一气耳。其中有兼言风者，亦有兼言温者，然所谓风者，寒中之风，所谓温者，寒中之温，以其书本论伤寒也。其余五气，概未之及，是以后世无传焉。虽然，作者谓圣，述者谓明，学者诚能究其文，通其义，化而裁之，推而行之，以治六气可也，以治内伤可也。亡如，世鲜知十之才士，以阙如为耻，不能举一反三，惟务按图索骥。盖自叔和而下，大约皆以伤寒之法，疗六气之病，御风以絺，指鹿为马，殆试而辄困，亦知其术之疏也。因而沿习故方，略变药味，冲和、解肌诸汤，纷然著录。至陶氏之书出，遂居然以杜撰之伤寒，治天下之六气，不独仲景之书所未言者不能发明，并仲景已定之书，尽遭窜易，世俗乐其浅近，相与宗之，而生民之祸亟矣！又有吴又可者，著《温疫论》，其方本治一时之时疫，而世误以治常候之温热。最后若方中行、喻嘉言诸子，虽刊温病于伤寒之外，而治法则终未离乎伤寒之中，惟金元刘河间守真氏者，独知热病，超出诸家，所著《六书》，分三焦论治，而不墨守六经，庶几幽室一灯，中流一柱。惜其人朴而少文，其论简而未畅，其方时亦杂而不精。承其后者，又不能阐明其意，裨补其疏。而下士闻道，若张景岳之徒，方且怪而訾之。于是其学不明，其说不行。而世之俗医，遇温热之病，无不首先发表，杂以消导，继则峻投攻下，或妄用温补，轻者以重，重者以死，幸免则自谓己功，致死则不言己

过。即病者亦但知膏肓难挽，而不悟药石杀人。父以授子，师以传弟，举世同风，牢不可破，肺腑无语，冤鬼夜噪，二千余年略同一辙，可胜慨哉！我朝治洽学明，名贤辈出，咸知溯原《灵》《素》，问道长沙。自吴人叶天士氏《温病论》、《温病续论》出，然后当名辨物，好学之士，咸知向方。而贪常习故之流，犹且各是师说，恶闻至论。其粗工则又略知疏节，未达精旨，施之于用，罕得十全。吾友鞠通吴子，怀救世之心，秉超悟之哲，嗜学不厌，研理务精，抗志以希古人，虚心而师百氏，病斯世之贸贸也，述先贤之格言，摭生平之心得，穷源竟委，作为是书。然犹未敢自信，且惧世之未信之也，藏诸笥者久之。予谓学者之心，固无自信时也，然以天下至多之病，而竟无应病之方，幸而得之，亟宜出而公之，譬如拯溺救焚，岂待整冠束发，况乎心理无异，大道不孤，是书一出，子云其人必当旦暮遇之，且将有阐明其意，裨补其疏，使夭札之民，咸登仁寿者。此天下后世之幸，亦吴子之幸也。若夫折杨皇荂，听然而笑；阳春白雪，和仅数人，自古如斯。知我罪我，一任当世，岂不善乎！吴子以为然，遂相与评隲而授之梓。

嘉庆十有七年壮月既望同里愚弟汪廷珍谨序

原序三

立天之道，曰阴曰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曰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曰义。医，仁道也，而必智以先之，勇以副之，仁以成之。智之所到，汤液针灸任施，无处不当；否则卤莽不经，草菅民命矣。独是聪明者予智自雄，涉猎者穿凿为智，皆非也。必也博览载籍，上下古今，目如电，心如发，智足以周乎万物，而后可以道济天下也。在昔有熊御极，生而神灵，犹师资于伏羲、岐伯，而《内经》作。周秦而降，代有智人，东汉长沙而外，能径窥轩岐之壶奥者，指不多屈。外是缅甸一家言，争著为书，曾未见长沙之项背者比比。所以医方之祖，必推仲景，而仲景之方，首重伤寒，人皆宗之。自晋王叔和编次《伤寒论》，则割裂附会矣。王好古辈著《伤寒续编》《伤寒类证》等书，俗眼易明，人多便之。金元以后，所谓仲景之道，日晦一日。嗟夫！晚近庸质，不知仲景，宁识伤寒，不识伤寒，宁识温病，遂至以治寒者治温。自唐宋迄今，千古一辙，何胜浩叹！然则其法当何如？曰：天地阴阳，日月水火，罔非对待之理，人自习焉不察；《内经》平列六气，人自不解耳。伤寒为法，法在救阳；温热为法，法在救阴。明明两大法门，岂可张冠李戴耶！假令长沙复起，必不以伤寒治温也。仆不敏，年少力学，搜求经史之余，偶及方书，心窃为之怦怦，自谓为人子者当知之，然有志焉而未逮也。乾隆丁未春，萱堂弗豫，即以时温见背。悲愤余生，无以自赎，誓必欲精于此道。庐墓之中，环列近代医书，朝研而夕究，茫茫无所发明。求诸师友，流览名家，冀有以启迪之，则所知惟糟粕。上溯而及于汉唐，洊至《灵枢》《素问》诸经，捧读之余，往往声与泪俱，久之别有会心。十年而后，汨汨焉若心花之漫

开，觉古之人原非愚我，我自愚耳。离经泥古，厥罪惟均。读书所贵，得间后可。友人吴子鞠通，通儒也，以颖悟之才，而好古敏求，其学医之志，略同于仆，近师承于叶氏，而远追踪乎仲景。其临证也，虽遇危疾，不避嫌怨。其处方也，一遵《内经》，效法仲祖。其用药也，随其证而轻重之，而功若桴鼓。其殆智而勇，勇而仁者哉！嘉庆甲子，出所著治温法示余，余向之急欲订正者，今乃发覆析疑，力矫前非，如拨云见日，宁不快哉！阅十稔而后告成，名曰《温病条辨》。末附三卷，其一为条辨之翼，余二卷约幼科产后之大纲，皆前人之不明六气而致误者，莫不独出心裁，发前人所未发。呜呼！昌黎有云：“莫为之前，虽美弗彰；莫为之后，虽圣弗传。”此编之出，将欲悬诸国门，以博弹射。积习之难革者，虽未必一时尽革，但能拾其绪余，即可为苍生之福。数百年后，当必有深识其用心者夫！然后知此编之羽翼长沙，而为长沙之功臣，实亦有熊氏之功臣也。是为序。

嘉庆癸酉仲秋谷旦苏完愚弟征保拜书

自序

夫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圣贤事也。塘何人斯，敢以自任？缘塘十九岁时，父病年余，至于不起，塘愧恨难名，哀痛欲绝，以为父病不知医，尚复何颜立天地间。遂购方书，伏读于苦块之余。至张长沙外逐荣势，内忘身命之论，因慨然弃举子业，专事方术。越四载，犹子巧官病温，初起喉痹，外科吹以冰硼散，喉遂闭；又遍延诸时医治之，大抵不越双解散、人参败毒散之外，其于温病治法，茫乎未之闻也，后至发黄而死。塘以初学，未敢妄赞一词，然于是证，亦未得其要领。盖张长沙悲宗族之死，作《玉函经》，为后世医学之祖。奈《玉函》中之《卒病论》，亡于兵火，后世学者，无从仿效，遂至各起异说，得不偿失。又越三载，来游京师，检校《四库全书》，得明季吴又可《温疫论》，观其议论宏阔，实有发前人所未发，遂专心学步焉。细察其法，亦不免支离驳杂，大抵功过两不相掩，盖用心良苦，而学术未精也。又遍考晋唐以来诸贤议论，非不珠璧琳琅，求一美备者，盖不可得，其何以传信于来兹！塘进与病谋，退与心谋，十阅春秋，然后有得，然未敢轻治一人。癸丑岁，都下温役大行，诸友强起塘治之，大抵已成坏病，幸存活数十人，其死于世俗之手者，不可胜数。呜呼！生民何辜，不死于病，而死于医！是有医不若无医也，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。因有志采辑历代名贤著述，去其驳杂，取其精微，间附己意，以及考验，合成一书，名曰《温病条辨》，然未敢轻易落笔。又历六年，至于戊午，吾乡汪瑟庵先生促塘曰：来岁己未，湿土正化，二气中温厉大行，子盍速成是书，或者有益于民生乎！塘愧不敏，未敢自信，恐以救人之心，获欺人之罪，转相仿效，至于无穷，罪何自赎哉！然是

书不出，其得失终未可见，因不揣固陋，黽勉成章，就正海内名贤，指其疵谬，历为驳正，将万世赖之无穷期也。

淮阴吴璠自序

凡 例

一、是书仿仲景《伤寒论》作法，文尚简要，便于记诵。又恐简则不明，一切议论，悉于分注注明，俾纲举目张，一见了然，并免后人妄注，致失本文奥义。

一、是书虽为温病而设，实可羽翼伤寒。若真能识得伤寒，断不致疑麻桂之法不可用；若真能识得温病，断不至以辛温治伤寒之法治温病。伤寒自以仲景为祖，参考诸家注述可也；温病当于是书中之辨似处究心焉。

一、晋唐以来诸名家，其识见学问工夫，未易窥测，塘岂敢轻率毁谤乎！奈温病一证，诸贤悉未能透过此关，多所弥缝补救，皆未得其本真，心虽疑虑，未敢直断明确，其故皆由不能脱却《伤寒论》蓝本，其心以为推戴仲景，不知反晦仲景之法。至王安道始能脱却伤寒，辨证温病，惜其论之未详，立法未备。吴又可力为卸却伤寒，单论温病，惜其立论不精，立法不纯，又不可从。惟叶天士持论平和，立法精细，然叶氏吴人，所治多南方证，又立论甚简，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，人多忽之而不深究。塘故历取诸贤精妙，考之《内经》，参以心得，为是编之作。诸贤如木工钻眼，已至九分，塘特透此一分，作圆满会耳，非敢谓高过前贤也。至于驳证处，不得不下直言，恐误来学。《礼》云：“事师无犯无隐。”塘谨遵之。

一、是书分为五卷：首卷历引经文为纲，分注为目，原温病之始；二卷为上焦篇，凡一切温病之属上焦者系之；三卷为中焦篇，凡温病之属中焦者系之；四卷为下焦篇，凡温病之属下焦者系之；五卷杂说、救逆、病后调治，俾阅者心目了然，胸有成局，不致临证混淆，有治上犯中、治中犯下之弊。末附一卷，专

论产后调治与产后惊风，小儿急慢惊风、痘证，缘世医每于此证，惑于邪说，随手杀人，毫无依据故也。

一、经谓先夏至为病温，后夏至为病暑。可见暑亦温之类，暑自温而来，故将暑温、湿温，并收入温病论内。然治法不能尽与温病相同，故上焦篇内第四条谓温毒、暑温、湿温不在此例。

一、是书之出，实出于不得已。因世之医温病者，毫无尺度；人之死于温病者，不可胜纪。无论先达后学，有能择其弊窦，补其未备，塘将感之如师资之恩。

一、是书原为济病者之苦，医医士之病，非为获利而然，有能翻板传播者听之，务望校对真确。

一、《伤寒论》六经由表入里，由浅及深，须横看；本论论三焦由上及下，亦由浅入深，须竖看。与《伤寒论》为对待文字，有一纵一横之妙。学者诚能合二书而细心体察，自无难识之证，虽不及内伤，而万病诊法，实不出此一纵一横之外。

一、方中所定分量，宜多宜少，不过大概而已，尚须临证者自行斟酌。盖药必中病而后可，病重药轻，见病不愈，反生疑惑；若病轻药重，伤及无辜，又系医者之大戒。古人治病，胸有定见，目无全牛，故于攻伐之剂，每用多备少服法；于调补之剂，病轻者日再服，重者日三服，甚则日三夜一服。后人治病，多系捉风捕影，往往病东药西，败事甚多。因拘于约方之说，每用药多者二三钱，少则三五分为率，遂成痼疾。吾见大江南北，用甘草必三五分。夫甘草之性最为和平，有国老之称，坐镇有余，施为不足，设不假之以重权，乌能为功。即此一端，殊属可笑！医并甘草而不能用，尚望其用他药哉！不能用甘草之医，尚足以言医哉！又见北方儿科，于小儿痘证，自一二朝用大黄，日加一二钱，甚至三五钱，加至十三四朝，成数两之多，其势必咬牙寒战，灰白塌陷，犹曰此毒未净也，仍须下之，有是理乎？经曰：“大毒治病，十衰其六；中毒治病，十衰其七；小毒治病，